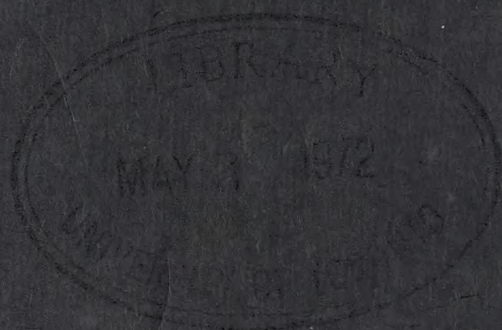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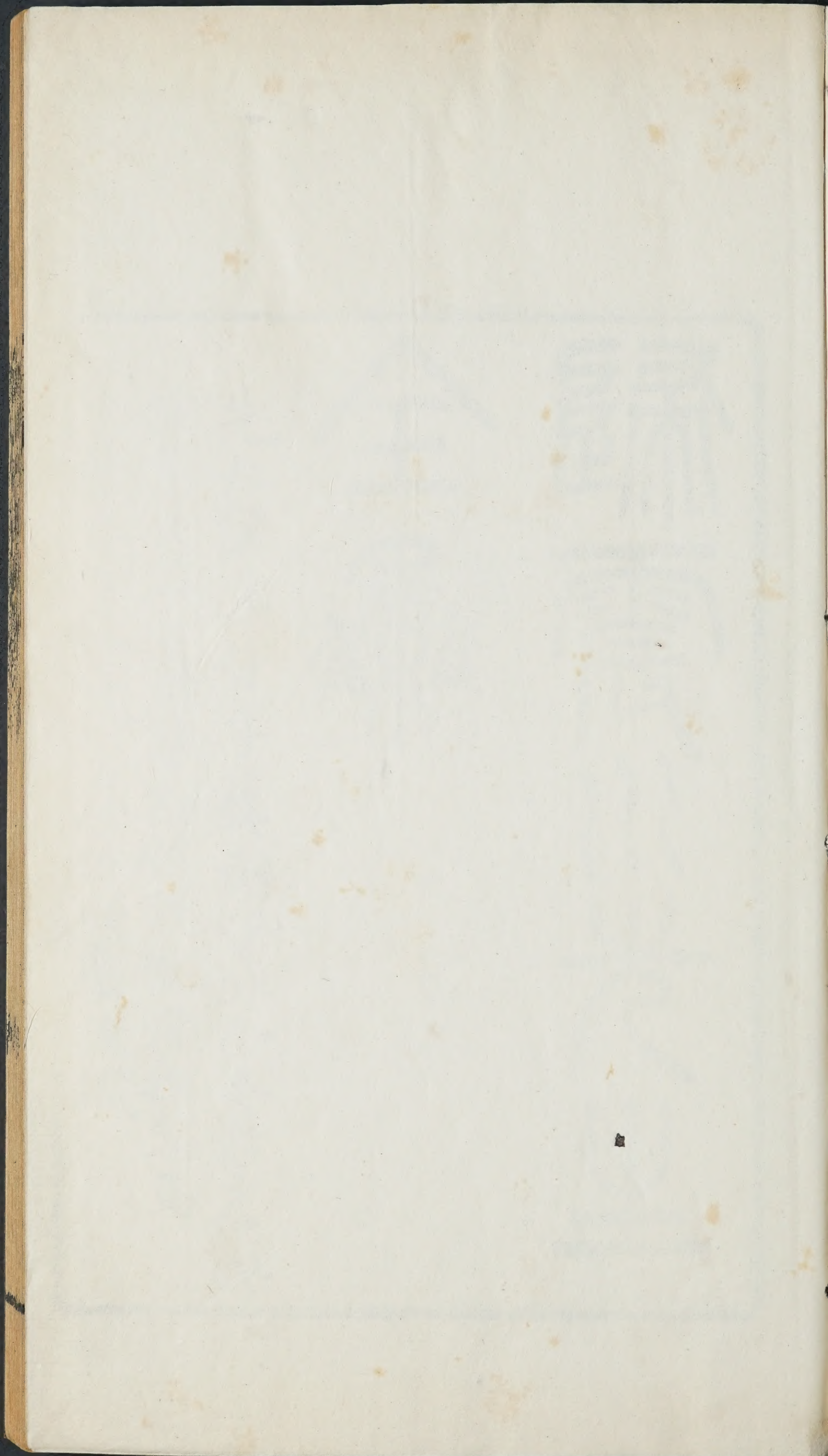

MAY 3 1972



歸震川先生全集

先太僕集昔年屢刻皆非全本兼多訛繆
兹集蒐羅宏博讐勘精詳觀者無忽焉
曾孫莊元孫玠五世孫𪈷廬謹識

光緒元年五月
常熟歸氏重刻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

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祜子宓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于其間且聞先生遺文尚夥

余曩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旣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與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休與其子元公編

輯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尚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茗文計孝

廉甫草論及而慜如也亡何
董黃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
訪求先生遺文于元公徧彙
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
所應爲不獨爲藝林美譚黃
洲唯唯而別嗟乎先生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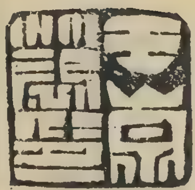
自歿時即流傳至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裒輯遺文傳之遐邇因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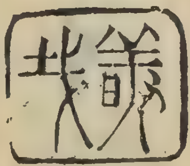
內文人如晉江王遵巖平涼
趙浚谷皆有遺集晉江之集
尚有存者平涼則未之槩見
頻與宦其地者言之平涼則
馬學使之駛先獲我心爲之
修輯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

尙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元公

謀集已刻未刻本彙爲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間助剞劂之資遂居然爲先生全書黄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

今古何待于序况余豈能序
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黄洲
之語以復元公元公其有以
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簡
題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肰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陽子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

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必曰廬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荊川王遵岩歸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

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
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
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
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
先生之曾孫莊元公氏得其未
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
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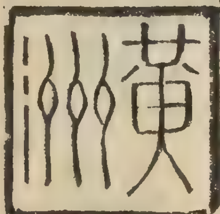
舊刻之多遺珠也元公因出家
所藏抄本彙粹已刻未刻總計
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
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
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
嵊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
助成事元公又以舊刻多烏焉

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是正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其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用諸議知其世務通達而濬吳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

述令長興時以德化民又漢代
之循良也今
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
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
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
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元公
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顧

以夙仰先生既欣覩全集之流
播海內加惠後學而元公亦工
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
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爲之書
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
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

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
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
較讐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
後譌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
者得以取正焉夫文章之遞
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

術者惟會南豐氏然以較於
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
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
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
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
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

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薾萎苶頹而爲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摋理學之緒

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竝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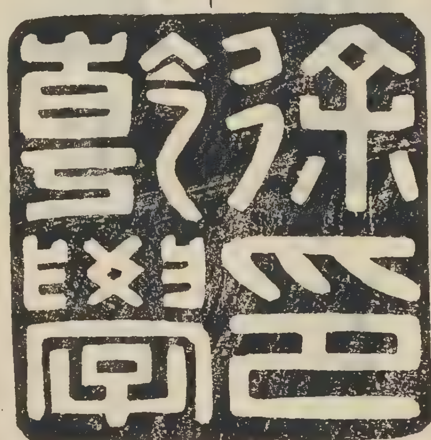
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趣故余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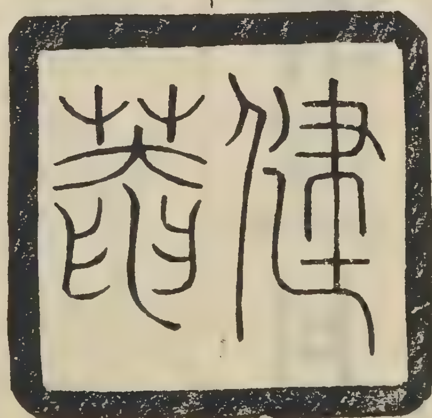
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
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
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
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
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
之風格薾萎者是也欲知太

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元恭負盛才旣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醵金而刻

之乖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健菴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抠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重鋟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雠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蕪排纘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嘆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

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
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
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
未可以蓋新安眞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
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入驚其頡
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
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栁子厚之論所謂
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
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
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

鈎摘蒐獮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旋觀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辟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遯隱以毦毨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水落草枯蘼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跛邪觚偽刋劍荼敗障斯文之末流軨材小生謏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其譌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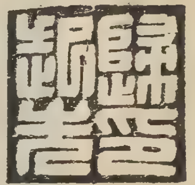
沔人之知美矌則幾矣先生儒者會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槧效微勞於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智而耄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

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日虞山年家後學　再拜謹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旣而公之子伯景仲救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尚餘十之八九　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祕書無何絳雲

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元恭得而錄之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爲請於先生求壽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尚隔乃爲合併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别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未能悉出也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爲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爲文也今繇公之文可以知韓歐繇先生之遥可以知公之文異哉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究禹疇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議禮之言有以啓先

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悉太僕之掌故以及用人之方禦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聞貞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强修族姓之譜則齋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敦睦他如贈送慶賀之文弔祭悲哀之作靡不折衷於法度歸本於端良不以浮詞諛人不以綺語加物則公之修辭立誠葢可知矣讀是集者因公之文以得公之為人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意而亦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哉庚子長至日從孫起先拜手敬識





白荒邨僻遠伏承親枉　玉趾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纘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洮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亦欲效攻玉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元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

編次之法略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序壽序凡

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　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　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禀於古務步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　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纔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　次宋史論贊一卷

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　歐蘇集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謦咳彷彿具焉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詞不載紀行一卷次之次馬政志一卷先生那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旣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　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　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比與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　先生爲舉

子卽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文然其議論伉爽行文曲折葢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　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眞實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葢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喆有餘愧焉輟簡之餘慨然三歎并識之以訊於智者庚子五月二十八日

白

凡例五則

一選定　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畧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莊續又增八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入其外二百餘首則名爲餘集而藏於家

一編次　家藏舊本集三十卷首經解末書又別集十卷首制辭末論策今大槩因之獨以爲古人文

集書多在前不當置之末卷今移置書三卷于贈送序之前而以祭文爲末卷又論策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今移置于別集之首策問次之文選諸書詩在文前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詩不過餘興及之篇章亦不多故從柳子厚集之例以詩居末

一正誤　他書刻本之誤不過字畫畧差或偶脫一二字耳惟此書舊刻之誤不可勝舉約有四端有因聲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葉數顛倒者有因妄加删改者如尚書徐晞之爲熙少傅夏

言之為賢儒者錢德洪之為宏此因聲音近似而誤者也如富貴淫佚隕命亡國本漢書成語乃倒置錯出以致上下不屬文義難通此因草稿糢糊而誤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顛倒四百餘字向來選家坊本皆襲舛而不覺此因板心數目顛倒而誤者也凡此皆因失於較訂以致傳寫之譌至妄加刪改則崑山常熟二本尤甚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誤者則考古書據文義以正之較勘數四頗為精詳間有疑者闕之譌謬既正似可不言但以舊刻行世已久恐觀者見其參差反致

疑於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也

一刪重　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府君任長興方踰年以貧淺故不得爲同考試官僅入外簾然夙負高望主考推重五策問俱委作幷屬作對策後遂刻爲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頗加刪改府君與門人尺牘以爲竄入鄙語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崑山舊本因止刻策問故首載前四策問今旣幷對策俱刻不必又重見故去之又吳純甫行狀墓表二首大畧皆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西王母圖序二首大同小異今存前作而廢後作送周御史

序一作頌而畧改今存序而廢頌若題同而文絕不同截然爲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類則兩存之

一履歷　凡古人文集必載本傳以見其人之生平府君之學術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國史缺於無徵今但取前輩諸公誌銘墓表行狀傳贊序跋凡有關於府君之文集者附錄一卷於後庶幾讀府君之文者開卷而如見其人云

曾孫莊識

謹按恒軒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屢經竄改而未

有所定玠於刻工處見抄本凡八則而中多可商思欲删逸之而未敢也會往虞山謁從叔孝儀孝儀叔出先叔凡例一冊內止五則云得之於錢子繡林蓋錢子於黃洲董夫子署中攜歸此爲先叔最後改本無疑而家中特遺其稿因大喜過望亟以付諸梓康熙乙卯孟春望後一日元孫玠謹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元孫　玠　編輯

卷之三　論　議　說

卷之四　雜文

卷之六 書

卷之七 書

卷之八　書

卷之九 贈送序

卷之十　贈送序

卷之十二 壽序

卷之十四　壽序

卷之十五 記

卷之十六　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碑碣

卷之二十五　行狀

卷之二十六　傳

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葢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塡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

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孰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

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
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
之易別出横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
圜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
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
出於伏羲既規横以爲圜又塡圜以爲方前列六十
四於横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圜圖太古無言之敎
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
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
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

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

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横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

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
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
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
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
之者也此孰辯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
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
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
天之旨在八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
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
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

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横曲直無不相値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

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

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
辨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
人之為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
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
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
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
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
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
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

謂精蘊者聖人罔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大書之義則有矣而必傳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删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刻褁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

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楊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舊刻直云朱儒朱子之說詳矣無揭中五之要以下四十餘字今從抄本補入又何物非書也哉之下常熟刻本有責兎之書未必

起于兎觀魚之樂未必出于魚十八字按後段有造車製字之喻又有治範耕耒之喻此復有魚兎之說似設喻太多疑常熟刻是初本而崑山刻刪去者是定本今從崑本曾孫莊識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爲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筭之四十八而巳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

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
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
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
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
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
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
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
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
策爲正掛扐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

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歷家逆行之術也故曰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

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大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卽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卽天之道

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
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
性之外天陰隲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
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
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
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
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巳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
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
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
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

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爲肅爲乂爲哲爲謀爲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爲之飲食爲之貨賄爲之祭報爲之居室爲之交好所

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歷之數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既爲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

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乂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乂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所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决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主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譴見於天

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爲肅乂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爲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爲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醎苦酸辛甘聖人察

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爲之下因其上而爲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爲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爲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乂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爲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

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
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
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
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
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
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
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
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
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
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

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爲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爲之政仰觀天運而爲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允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徵者

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爲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

懼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爲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

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卽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葢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强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

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强弗友燮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爲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拆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

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大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

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乂之必爲暘哲之必爲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雨僭之必爲暘豫之必爲燠急之必爲寒蒙之必爲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

析之所以流爲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爲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旣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

不成又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禍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

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
節之敎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
冥冥之中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
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
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
卽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
丁寍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
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
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尚書敘錄

余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摹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

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葢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晋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屢屢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葢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刻于學官者旣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典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
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
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
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
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
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元黄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
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
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
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標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
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

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於周廟邦甸矦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於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敎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葢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閒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葢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譏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

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
而廢與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
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
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
謂爲非元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
元遂請行孔廢鄭夫子元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
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
非子元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
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
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

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志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

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皇侃見梁書舊刻作皇甫侃誤也

荀子序錄荀子非經也今以無所附麗姑從前人所選本編入經解後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常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余欲重加釐整而憚于紛更弟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蕪謬取韓子削其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之意與其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戰

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自楊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于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蓋少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葢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

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巳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

遠矣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屢兩月上疏諫　武宗皇帝倖幸疾之欲寘之死而　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倖幸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嗢囉以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

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　武宗晏駕　今上即位詔舉遺逸公復為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　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　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

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搤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　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　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倖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　上常御豹房輕騎嫱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

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
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　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鰲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

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卽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

變不可以辭嘗讀　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遂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淸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傅致之死會　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欵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欵頗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

端士世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囚繫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餔藥之其後獲眞盜而誣引者皆出口人郎擠松犯邊獲其兄子郎尚加秃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口薦都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

當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　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淸簡惟以
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
及考其涖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
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婾婀雷同無所可否
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
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
言所論天下事是時　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鎭
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
之於賈生所陳畧見施行矣當强仕之年進位牧伯
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

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

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卽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

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矉顧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爗爗爾洋洋爾纚纚爾别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先

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敘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敘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王叔也况史記耶夫苟能如王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衞千戸其後稍遷至衞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汞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

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予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别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裒其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

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毎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

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富平楊子修忠介公爵也常熟本作楊用修誤

戴楚望後詩集序

戴楚望居環衛好讀書不類鶡冠者尤喜論易尚書
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爲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
胸臆經生學士往往爲科舉之學之所漬漬殆不能
及也今天子初年郊丘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
日執戟持橐殿陛下以所見播爲歌詩昔太史公留
滞周南以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爲
恨而楚望可謂遭遇矣楚望嘗掌詔獄當是時諸臣
以言事忤旨及他詿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
哀蓋不肯迎承時意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
心如此噫善人國之紀也楚望汲汲爲國保全善類

其後當有興者乎予謂楚望之詩國史當有采焉讀之三復嘆息因序而歸之跋附後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極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爲意且以直道時與之忤錦衣勳衛皆金張許史之遊而楚望閉門讀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畧之因題其卷末云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

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强健時獨行道中入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葢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與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葢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

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次谷知詩者敢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于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草庭詩序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戸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

語以名其室葢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卽此
庭草不除與已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
同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
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
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
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
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
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

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卽今江西之南安其後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歸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經序錄序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鋟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絶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絶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决

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傳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已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葢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

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湻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

滕召洛二誥之疏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

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正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白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祕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

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有光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沒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予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予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

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益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鮑

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
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俶詭異常之事而
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氐史家
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厲俗則一而已矣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
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
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
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
爲序之云爾

汊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于海故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厓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葢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黄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于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于率口汊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葢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咸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汊

巳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崴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汶巳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葢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于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汶巳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于世其可少乎哉

正俗編序

龔君世美余之畏友卓然自立者也先輩吳三泉先

生善品題人物不輕許可獨愛敬君嘗手錄其舉業文字示門人曰諸君焉能及此龔君亦慕先生行高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先生駭然曰龔君吾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是何言耶旣見延之上坐定爲賓友而退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廉甫常與龔君一晤莫能得龔君偶過之至馳柬報同列曰龔君過我矣其見重若此歲庚戌余自春官下第歸龔君以海潮歌見慰余嘆異之其辭壯偉直追太白廬山行余豈能及哉頃余自長興改順德龔君以文送之則敘事去太史公不遠矣余謂令秀才如龔君絕少往來者

皆聞余言不誣也玆余從事中秘龔君寓書勉余以聖賢事業頗自嗟其不遇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四禮議居家四箴屬余序余覽之葢皆風教所關乃余有官者之責龔君獨惓惓焉余復奚辭夫知龔君莫若余是作也人能知之人不知者余能言之畧述龔君夙昔而爲之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寍波

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爲義田以贍族又倣浦江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矣余因論君之爲家規葢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既爲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爲法以合族而糾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以族得民葢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爲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爲秦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

宗余以爲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幹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榦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爲序之如此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

牒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葢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爲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爲其族之新譜葢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巳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

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葢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年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爲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

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爲生

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

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妣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爲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爲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爲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
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
之初卽阼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
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
廸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
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楨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
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詒燕
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 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奬直言思遲多士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葢才無世而不生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爲奇耳夫浙古會稽郡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

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　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爲　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爲禮科給事中恭遇冊天尊祖大慶昧死奏言　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　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　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讐謫徙之邊迨至末年詔吏部召臣還會龍馭上賓　聖天

子卽位臣起爲南京通政司叅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旣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　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少有存者方爲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臣竊惟　陛

下嗣萬年無疆之歷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
妖氛曠息薄伐玁狁至於太原　陛下盛德大福非
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正于
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
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　陛下之
寵祿臣不勝大懼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艮珊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

謂予問瑶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冡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舂山之瑶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騂騮騄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瑶池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爲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

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于甘泉栢梁蜚簾桂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黃山之間耶　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

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

此文從常熟刻本崑山刻另是一篇乃爲王元美兄弟作者中間同而始末異有云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此卽謂此文也又云時人未能喻其旨葢嘉靖間陶邵諸方士並進　上頗惑于神仙故太僕府君借題立論觀者忽之故云未喻其旨也未引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于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按儒者之文忌用佛書故從常熟本曾孫莊識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繇進士出宰崑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憾有感於陟岵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召門人陳九德爲陟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

悉爲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岵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方其上下岡屺徘徊瞻跂迫切之情可想然采薇之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役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侯之歸有時而其父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以興禮樂繇出之有其本也侯宰劇縣能以簡靖爲

治事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侯之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于此卷中多郡中名士繪畫之工比興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蓼莪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誼推廣孝思於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崑之吏民使知侯所以爲政之本如此云

彩衣春讌圖序

吳粤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于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卽與中國隔絕及漢兵

下滙離泮泂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令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于河雒齊魯古稱冀爲中州葢天地之氣有所鍾卽爲中州則知今吳粤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于朝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南海鄭祖欽昊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沖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與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邱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于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葢于祖欽望

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用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于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綵衣春讌圖者因爲序之云

綸寵延光圖序

灩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鄭入爲太僕

丞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爲聲而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爲隆慶二年余自吳興入覲還見先生於淸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　天子新卽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而太夫人封爲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顧道其家世之詳俾予序之以爲子孫之榮余俛默不敢答葢自以　天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人子爲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夫又再贈爲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爲宜人

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所以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生於清源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詠之且成鉅袠矣先生在太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先生之始受勅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冢在焉意

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來上下數千年豈無異人生其閒而不著英王輔漢摧楚而不終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之有人而先大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他日垂名竹帛又不但爲今之圖而已也

王梅芳時義序

余與東萊王梅芳相知二十年乙丑之歲同舉進士見之於內庭執手道生平甚懽雖在京師塵囂中時時過從坐語不覺移晷梅芳論人之命運窮達蚤晚皆有定數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語

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獨有旨他人言之不能如梅芳也以是益信其爲君子間出其所爲時義若干首見示梅芳初發解山東爲第一人及試南宮卽此文也乃數詘有司至是方舉進士梅芳之文則一而已矣而其命運之窮達早晚所謂定數者信然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謂之數云爾曰數則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則適然而已雖梅芳之云數又未有以盡之梅芳試政天曹而予爲令鄞東方受命過鄉郡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亦同年相好將梓梅芳之文以傳余固知梅芳之深者因爲

序之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濫

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顓學二三家著于篇

尚書別解序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下第歸閉門掃軌朋舊少過家無間室晝居于內日抱小女兒以嬉兒欲睡或乳于母即讀尚書兒亦愛弄書見書輒以指循行口作聲若甚解者故余讀常不廢時有所見用著于錄意到即筆不得留昔人所謂兎起鶻落時也無暇為文章留之箱筥以備温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敢以比擬號曰別解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為似也其

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讀書也不敢謂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

都水稿序

余在都水散堂後即還寓舍稍欲閉門讀書顧人事往還不暇嘗恐遂至汩沒會得長興令忻然有山水之思臨行檢所爲文稿以塵坌叢沓之中率爾酬應多有可醜顧又有不忍棄者先是宮傅司空公命曾郎中取去一卷今輯爲四卷其爲人持去不存者尚多名之曰都水稿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會文序

經義百篇予與諸友辛卯應試時會作也以今觀之純駁不一然場屋取舍又不在是也後四年偶見於文叔之館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時之論文率以遇不遇加銖兩焉每得一篇先問其名乃徐而讀之呫呫然曰有司信不誣耶其得固然耶其失者誠有以取之耶雖辯者不能詰也若斯會之編諸友之文在焉有中第者有爲顯官者有爲諸生者有甚不肖如予者而不爲區別名字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項脊生書

羣居課試錄序

乙未之歲余讀書于陳氏之圃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廛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余遊者十餘人陳氏之子壻在焉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鶴交舞于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之几席之間矣諸生間以誦讀之暇執筆請試求如主司較藝之法余謂考較非古也昔人所謂起爭端者也雖然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務以相下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已也於是定爲旬試法試畢錄其言之雅馴者蓋勸勉之意寓于其間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

間有雄才陵轢而不束於格亦予錄之所不棄也

夏懷竹字說序 增入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于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于竹章甫允懷于兹托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旣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爲容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爲人滑稽與

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章甫于予祖母爲從孫于予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皆兄弟室人歸寍時疾殆東還入帷轎中倉卒不可測章甫親爲扶轎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旬室人既沒匍匐營喪事者踰月予畸窮困頓爲世所棄死喪之戚煢煢無倚青燈孤影獨章甫欵語其旁章甫篤于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况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

無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崑山後學盛符升訂



